

# 立冬闲话

□耿艳菊

风萧萧，水寒寒，在立冬的前一周，我们就开始准备着迎冬的事情了。这是我们从小养成的习惯。虽然我们住在远在他乡，与小镇隔着山山水水，但有些习惯是长在骨子里的。

迎冬的形式有很多，每家都有自己的方式，更简要说，就是冬天来了，得做些什么。这里有祖祖辈辈对日子的虔诚和郑重，一代代就这样把生活的热情延续着，热烈烈的，日子才有味道。

做些什么呢？每家都不一样，甚至每年都不一样。有的人家会欢欢喜喜包一顿饺子，有的顿一锅热汤，有的请亲友欢聚一堂，有的做两床新棉被，有的添一身新冬衣，还有风雅一点的会到城里花卉园子买几盆鲜亮的植物……这是大人们的事情，小孩子呢，也可以提一些小小的愿望，要一个小礼物呀，都是能实现的。

不宏大，琐碎碎碎的，尽是些日常

生活小事，可人人心里有这份盼望和向往，想着等到立冬时去实现一个小小的愿望，眼前的时光像我们小时候玩的跳格子游戏，是欢蹦着向前的。将要迎来的冬日，也仿佛披着一层光芒似的，而不是瑟瑟发抖的冷，苦哈哈一张愁眉不展的脸。

今年迎冬，我们计划着为家里添点绿意。因缘巧合，我们在郊外遇到一片竹林，养竹子的人和气爽朗，见我们喜欢，就送了一根竹子让我们回去养，土也是竹林里的，用塑料袋带回来，一路上，小心翼翼地护着，眼前一直摇曳着一抹青翠，心中摇曳着冬日诗意的生活，在萧萧寒风里，老书和宝宝欢快地唱起了歌。

家里一时没找到花盆，我在厨房里找了一个大杯子，豆浆机附带的，好几年没用了，这时便派上了用场，带回来的土刚好装满一杯子。盛豆浆的杯子养竹子，大雅不俗，雅俗共赏，且物尽其用。

干脆俗到底，把竹子放置在临着餐

桌的那个小书架上方，吃饭时，一抬头就能看见，粗茶淡饭里多了一层诗情画意。

竹子的风雅曳动了老书的心，第二天，一个人悄悄跑到花卉市场搬回一陶罐室内幽竹，放在我们大书架旁的长木桌上。他原以为我下班到家会唠叨一番，没想到我比他中还中意这竹子。左欣赏，右打量，越看越欢喜，翠盈盈的，生机勃勃。再看外面，树木清瘦了，大地萧条了，越发衬得竹子神采奕奕。

陶罐是白瓷的，很大，我开玩笑说像我们小镇人家的腌菜缸。然而，养上两丛竹子，意味就不同了，前者温厚可亲，后者月朗风清。白陶罐，绿竹，书卷，笔墨纸砚，构成了一幅赏心悦目的图画，像古书上的。柴米油盐的生活之外，还可以拥有一份古意质朴的心境。

老书在白瓷陶罐上用毛笔涂涂抹抹，画了一个字，拉着我和宝宝去认，我说是禅，宝宝说是静。老书得意一笑，这就对了，即是禅，又是静。说着得意洋洋地盖印章，很当回事似的。我

们嘲笑他，他反而更得意了，给他的杰作和竹子拍照。还别说，挺上像，很文艺。老书发了朋友圈，照片下写——迎冬：绿竹入幽径，青萝拂行衣。

老书喜欢李白。这样的时刻，自然少不了要小酌一杯。下酒菜也简单，一盘花生米，他就不亦乐乎了。两口酒入口，就手舞足蹈，抑扬顿挫地吟咏偶像的佳句：“冻笔新诗懒写，寒炉美酒时温。醉看墨花月白，恍疑雪满前村。”

我们都喜欢这时候的老书，不但可爱，而且温厚得像老陶罐，还特别善解人意，不会瞪眼睛，不会发脾气。于是，宝宝趁机说，他看上了一套讲昆虫的书。老书爽快地答应，看书嘛，支持。我也趁机说，天冷了，你得送我双过膝靴。老书说，没问题，当然得送。

等老书回过神来，他还是会给我们实现愿望的，迎冬嘛。每个人要暖暖的，开开心心的。风来，欣赏风；雪来，欣赏雪。

(作者系北京市通州区文学爱好者)

# 趣谈古代快递

双十一的狂欢，如同盛大的庆典，点燃了全民购物的热情。当我们在享受这个购物盛宴时，不禁回溯到古代，探寻那个时代独特的快递方式。

商周时期的快递业尚处于萌芽阶段，但已初具规模。人们称快递员为“轻足”，他们身着特殊的服饰，肩负着传递公文和军情的重任。这些“轻足”们，就像现代的快递小哥一样，奔波在古道的驿站之间，传递着各种信息。

秦朝时，“轻足”的称呼逐渐被“驿使”所取代。他们的任务依然是传递公文和军情，但已经有了更加严格的交接和登记制度。同时，对驿使的素质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，老弱和不诚信之人被禁止担任这一职务。

汉朝时期，快递业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。驿使的服饰由黑色转变为红色，标志着快递业的繁荣和发展。同时，封装工具和手段也变得多种多样，根据物件的形状、大小，人们会选择不同的包装袋。这不仅保证了邮件的安全，也提高了运输的效率。

进入唐朝，公文邮件的封装更是要用囊封。封泥不仅有保密作用，还有等级之分。最高五封，最低三封，封泥越多则表示邮件越重要。这一制度的实施，使得公文邮件的安全性得到了极大的提高。

清朝时期，政府对快递的速度有了更高的要求。文书上标注“马上飞递”字样的快递，需要用口行三百里的速度飞快送出。如遇紧急情况，则可以写“六百里加急”或者“飞折八百里驿递”等字样。这就是我们经常看到影视剧上听到的“八百里加急”。这种快速的快递方式，使得信息能够更加及时地传递，对于当时的政治、军事等方面都起到了重要的作用。

古代的快递业虽然与现代有所不同，但它们都承载着信息传递的重任。无论是商周时期的“轻足”，还是唐朝的“驿使”，亦或是清朝的“八百里加急”，它们都是为了将信息及时、准确地传递到目的地。这种精神一直延续到现代的快递业中，成为了我们今天享受便利生活的重要基石。(作者系内蒙古自治区通辽市文学爱好者)

# 初冬的思绪

□史久爱

昨夜的一场冷雨，送走了秋的繁华，迎来了初冬的暖阳。

太阳像害羞的少女遮起面纱，微笑变得朦胧遥远起来；池塘里，一簇簇残荷低垂着，感知着初冬萌动的寒意；沟渠里的芦苇花絮和不远处田埂上枯干的蒿草，不知何时已变成了霜雪的颜色；枝头几片枯叶于瑟瑟的北风中颤抖着，之后在空中划出一道美丽的弧线，投入了大地母亲的怀抱；几只花喜鹊叽叽喳喳

喳喳地从光秃秃的树上飞下，在空旷的田野上觅食；大街小巷的那些老人、孩子，包括爱美的姑娘纷纷用围巾、棉质的衣服把自己包裹了起来……这一切像已被冬天贴上了自己特有的标签。

一阵冷风袭来，我不禁抱紧了双臂。季节的忽然转换哦，真的令人措手不及。我还来不及穿上网购的风衣招摇过市，未来得及去香山红叶采摘秋韵，秋竟已如梦飘零，属于那个季节的芬芳也亦落幕。

站在冬的门槛上，蓦然回首，我像走到了人生的又一站。这里没有绚丽多彩，没有瓜果飘香，也没有喧嚣沸腾，有的是空旷辽远，有的是寂静安然与洁白无瑕，有的是永不冬眠的思绪和爱意！工作之余，宅在家里看看书，写写字，以文会友，以字取暖；下雪的时候，裹上厚厚的羽绒袄，在晶莹剔透的世界中漫步，赏含笑的梅花，读挺直且直的青松；尤其喜欢冬天的炉火，在火炉旁看看电视，在火炉上烤红薯，真是有一番别样的情趣。曾记得，儿时一进

冬天，母亲就用新棉花给我做厚厚的棉衣，每逢我放学回家，家里已生了一炉火，火炉旁有香喷喷的烤红薯，有清鲜爽口的手擀面；晚上，我在炉火旁写作业，母亲静静地在一旁纳鞋底或缝线陪着我……

走在初冬的街头，沐浴着柔柔的冬阳，聆听着风的絮语，我恍然发现，冬天哦，原来是一首意境深远的诗！

(作者系河南省商丘市文学爱好者)

# 露天电影

□吴帅

无意中看到小区物业发了一份通知，说近日要在小区里放映电影。

小区宣传栏里不时贴出新的通知来，也没有十分在意。晚上回家的时候，发现爸妈都没在家里，楼下却传来了一阵阵热闹的声音。

我下楼随着声音走去，那里果然已经放映起了电影。一张大大的白色屏幕，一个远处摆放着的投影仪，还有一群看得津津有味的老年人，爸妈也在这群老年人的队伍里。

在我的童年记忆里，同样也有着关

于露天电影的记忆。同样的画布，只是没有现在的投影仪，用的是老式的卷片机，几个圆鼓鼓的轮子在那里不停地转动。

那时候电视机并没有普及，每当放映电影的时候就人山人海。妈妈有一件黑色的绒毛大衣，看电影的时候经常会带上，天冷了就把我严严实实地包裹着。

当时电影是有专人放映的，在我们那个村是由一个自家长辈的人做这份工作，每次看到他，就会很亲切，就像一串串电影画面跟在他身后。

电影基本都是在村子里放映的，由于我家位置方便，每次都不用走多少

路。而妈妈他们关于电影的记忆则更加热血，她说他们小时候也在放露天电影，为了看一场电影，大晚上跑十几里路都是常事。

我脑海里一边衡量着十几里路有多远，一边浮现出他们曾经那矫健的身影和天真的笑容，好似我亲眼看到一样。

对现在的我来说，看一场电影太简单了，随时打开电脑，随时走进电影院，总有无数的电影等着我们。

我们在海量的电影资源里东挑西选，找出那些评分最高的，口碑最好的，找到自己喜欢看的类型，而纵使千挑万选，似乎也没有露天电影里随便放

映的有味道。

我甚至曾经也提出过，让爸妈他们去电影院里看电影，可是他们断然拒绝了，说道：“花这钱干什么？”

是啊，露天电影还是免费的。也许不仅仅是如此，四处密闭着的电影院，对他们来说也是陌生的存在。我本以为他们对电影早已不感兴趣，原来终究是错了，他们只是喜欢的电影和我们不太一样。

时代的车轮在滚滚向前，关于青春，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不同的记忆。

(作者系湖北省十堰市文学爱好者)



《滨海暮色》李昊天 摄

公益广告

# 绿色家园是我家 森林防火靠大家

中华民族一家亲 同心共筑中国梦

总编辑 褚洪波